



牵牛花开

■温宏彬(揭阳市揭西县第一中学)

有人曾说:“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”,身处青春时期的我,还无法完全参悟出其中的深意,毕竟“当局者迷”,但我想这大概是对的,因为我知道且深刻体会到了:“人定也是无法同时拥有童年,和对童年的感受的”。我对童年的记忆仍然是深刻的,而惟恐在未来将其遗忘掉了,于是当读过史铁生所说的“唯有文字能担当此任,宣告生命的曾经在场”以后,我想是时候写下一一些文字,用来铭记那段时光了。

在我记忆中的童年,趣事有许多,例如看小孩子“水淹七军”抓“兔狗”等小虫子,又或是春节村子“迎老爷”时在禾坪看大戏。而那些总盼着牵牛花开的下午也是令我常怀念的。

那时我还是孩童,在那许多个充满期待的午后,阿公午觉睡醒,将店铺事宜打理好,坐在店前,靠着绿色铁门,看小巷人来人往,待食客光临。知道我们即将出发游玩,此时不免会想“牵牛花开了吗?记得上次是开了的”。想到这便愈发迫不及待起来。

我跑到车前等阿公,那是一辆很经典的凤凰牌二八大杠,到现在它还是阿公的“宝驹”。在那时的我看来,它霸气外露,高大威猛。我蹑起脚,拨响车铃,以催促阿公。阿公听懂了“铃外之意”,才不急不慢地喝一口水,缓缓向我步来,将我抱起,放在车后座上,推着“宝驹”,开启旅途。

将车推上街前小坡,阿公跨身上车,起初车身有些儿晃,我便紧紧攥住阿公衣角,待车身平稳,也只是放松,并不撒手。经过兜兜转转,进到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。阿公总怕我的脚被小路两旁的茅草割伤,便停车帮我脱下鞋,放进车篮。我也欢喜,觉得脱下鞋,是少了道束缚,能更好去感受那每一缕风。我将双脚盘上车座,紧紧抱住阿公。阿公身上的味道我很喜欢,古朴,沉稳,闻着叫人心安。

出了小路,过几亩农田。车到桥头,阿公停下车,为我采来三两朵开得最盛的牵牛花。我坐在不远处的车上,望着阿公采花,望着那片牵牛。它在乱石间生长,盘根错节,宛如毁坏中新生的希望。年幼的我不知花开要趁花期,所以有时牵牛花未开,我满脸失落。阿公便也摘来其他花补偿我。有时是酸浆草,有时是“一包针”。但我最喜欢的只有那牵牛,那是一朵朵形态迥异的花,那是一抹抹艳而不妖的紫,分外惹人怜。

花采罢,阿公就将单车推上桥,停在桥中央。抱起我看那河水东逝,当然那时的我还不明白,此水东去而不再还了!我也总顽皮地将已有些蔫的牵牛花扔下,看其乘水远去,再求着阿公重采几朵。想来若是现在经历那时情景,定会于桥上曰: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”但是那时并不懂这些,只知桥下小滩上,鹭鸟展翅掠过水面,激起粼粼波光,让人看得入迷。在阿公为我重新摘来更鲜活、更艳丽的鲜花,原路返回时,一个下午就结束了。而在那之后的另外一个下午,孩童的我最后一次听着自行车发出的机械交响,吹拂着田间裹满泥土芳香的风,未能及时意识到,那段时光已悄然逝去。

我如今已长大,阿公已载不动我了,即使有时假期陪他出门散步,也没有那牵牛花了。他虽与那时一样白发满头,但脸上也确实多了几分曾经未见有的神色,过往的目光如炬,已变为视一切皆淡如水,更有几分沧桑,几分疲惫。我知道,那定是人们常提到的“岁月”。我常常会想起那许多个下午,但只是回忆,并不愿故地重游。因为我知道再也无法回到当年,这样也许能免掉几分伤感。我想:或许正是因为无法回去,而当在现今或未来的某个时候,我重新回想起那段时光时,会怀念、会慨叹、会不自觉地于心中升起一股暖意,所以它才叫童年。于是我又常想:那片牵牛花开得依旧烂漫吗? (本文有所删减)

花绽人间烟火里

■林钰杭(韩山师范学院)

小城的商业街上车来车往,地上有些松动的花砖发出被碾轧后的沉闷响声,霓虹灯争先恐后寻求行人关注。街头有一家小有名气的花店,是我的姑姑开的,学习之余我便闲坐于此,感受着属于它的烟火气。

不同于网上流行的“打卡小店”,它装潢简单,花材虽不是奇花异草,却是干净整洁,经过了精心修剪。在这里,花不仅代表着浪漫,还代表着重视,每逢节日或者有生老病死等重要场合,这间小店就会开始活络起来。姑姑熟练地向客人介绍花的品类,一边手脚麻利地挑选花材,手起剪刀落,花朵高低错落有致。比起冷冰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模式,这个过程更像到朋友家里的寒暄,“有闲来喝茶”代替了“欢迎下次光临”的疏离。

这花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常设一张小茶桌在门口,时常有三五人围坐叹茶,络绎不绝的熟人路过便热情招呼一杯茶,不过再添一只凳子,如此往复,人越来越多,到最后竟形成了一场小型的聚会。从小到大,我的成长轨迹也通过这种形式被记录与传播,这种类似“广播站”的效应并不会使人反感:获得了好成绩会收获真诚的夸赞,经历了低谷也有来自各形各色身份人的不同看法与建议。例如早上我收到了来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下午便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问候与关心。一旦说出我录取的学校名称,这所大型信息库就开始检索,总能在几个人的关系连线中找出一个熟人。表哥结婚时,几乎整条街一致宣告今夜休业,婚礼俨然成

锁

钥匙是一家人的证明,只要它还在,家的锁就能被打开。

我一直想为我父亲写点什么,在我最想他的时候,每每此时,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说:“算了,下次吧”——我怕我写不好他,我更怕我写不出他。

遗忘的滋味很难受——无论是对于忘了人的,还是对于被忘的。但庆幸的是,在遗忘赶来前,我赛过了时间,把有关他的声响先行记下了。

父亲是这里的本地人,他腰间总有一串钥匙,有车的,有房的,有门的,最重要的是,有家的。

叮当叮当,是钥匙相碰的声音。

咔哒咔哒,是门锁打开的声音。

门被推开,被裁切成长方形的光亮挤入玄关,父亲踩着碎银般的声音走了进来。“哇唉,天都黑了,怎么没人开灯。”啪,客厅的灯亮了,爸爸回来了。

“你妈今日要加班,你哋食乜嘢啊?叫外卖定系我整俾你哋食?”(你妈今天加班,你们吃什么,叫外卖还是我煮给你们吃?)

“随便。”

“哦,那我就随便整啦。”

……

“妹妹啊,我煮好晒啦,放喺厨房,记得叫埋哥哥一齐,市场有事,先



为了街坊们与亲人们的聚会。

不同时间去花店会遇到不同的人——有坐办公室的白领、善于手工的工匠、日夜奔波的司机……他们性格迥异,推开我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。

花店里除了有人的故事,还有猫的江湖。姑姑是爱猫之人,一只圆润的蓝猫与一只略显凶狠的橘猫被养得盘靓条顺,是店里相爱相杀的常驻店员。蓝猫因为其撒娇本领了得备受瞩目,而橘猫较受冷落,所以橘猫怀恨在心,与蓝猫互殴,最后蓝猫落败,瞎了一只眼睛。而橘猫则与街尾另外一只橘猫诞下四只惹人怜爱的小猫,小猫继承了母亲打架斗殴的基

返去一趟。”(妹妹啊,我煮完了,放在厨房,记得叫上哥哥一起,市场有事,先回去一趟。)

咔哒,门被顺手带上了。客厅的灯还亮着,爸爸走了。

父亲总是这样,自顾自地回来,又自顾自地离开,餐桌上也因此总是多剩一个碗、一双筷子。

父亲是村里长大的人,当过一段时间的村长,村里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。他总爱骑着“大牛”(一辆摩托车)到处闲逛,美其名曰“兜风”。钥匙插进锁孔,旋转半圈,咔哒,一天便开始了。我也不时坐上“牛背”,和父亲一起“视察民情”。

两村的交界处有条老街,以前是集市,如今热闹不再,烟火依旧。老街的某个巷口有家濠粉店,陪了老街三十多年。

咔哒,大牛歇息了。

叮当,父亲下车了。

“老板娘,整碗销魂濠粉!半肥瘦。”

“好,细靓女,想食啲咩呀?”(好,小美女,想吃点什么啊?)

我抬起头,望着这红底黄字的菜单,找啊找,愣是没找到“销魂”二字。

“老爸,哪里有销魂濠粉啊?”我小声问。

“你不懂了吧,这是熟客才有的

因,小小的身板在笼子里互相撕咬,但顶多算磨牙了,造不成大伤害。猫的故事成为街头巷尾的笑谈,它们对路过的人发出可爱的低语,招揽四面八方

小小的花店包罗万象,折射出众生的棱角,让我不由得想借用幼时读过宗璞的《紫藤萝瀑布》来表达——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,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,小小的花店装满生活的酒酿,如舟在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。这座小城里的人秉持着这种独特的以出世之心做人世之

■麦卓汶(肇庆学院)

隐藏订单。”他说得很大声,字里行间满是自豪。

“哦,那俾(给)……俾我也整一碗销……魂濠粉。”我平日里不大讲白话,蹩脚的白话越说越小声,到最后像是蚊子在叮叮。

结果,所谓的销魂就是叉烧,与叉烧濠粉唯一的区别是多浇了圈烧鹅汁。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了,可平常加平常却变成了特殊。

吃饱回家,钥匙插进锁孔,旋转半圈,咔哒,一天便结束了。

咔嗒,咔嗒。开始时一次,结束时一次。一天正好能拼出一个圆形,拼成一个完整的家。

小小的钥匙就这样转啊转,重复演绎着不同的幸福。可是这样的重复被突然打断了,在盛夏的凌晨。

滴——嘟——滴——嘟——这次不再是父亲的声响了,取而代之的,是救护车。门没来得及锁,门内一片狼藉。钥匙串还放着,客厅的灯还亮着,爸爸却走了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,遗忘是什么滋味。

后来,餐桌上的碗筷不再多剩,大牛也被“拴”在了车棚里,时常落灰,那串钥匙倒还放在玄关处,或许哪天,会再次被人挂在腰间。小小的钥匙就这样转啊转,半是欢喜半是悲伤。叮当叮当,锁又开了。